

活得明白的人

乔叶

牌,这种小牌最近在郑州的饭店里很是流行,相当于小费,标价3.99元。客人要是觉得哪个服务员好,就可以这样打赏她。但是如果客人不说,服务员就不能自己主动向客人讨要。甜甜挺着胸脯,蜜蜂一样忙碌着,那个小牌熠熠闪光。

“你这牌子,是什么意思?”哥终于注意到了这个。甜甜便介绍了起来。“这个真不错,”哥也开始调皮,“如果我没钱打赏,你不会恨我吧?”“哪能呢哥,看您说的吧。有打赏是哥,没打赏也是哥!”

前些时,应某书店之约,有大咖级的文学前辈从京城来至郑州做读书分享会。书店安排的午餐地点是鼎鼎大名的阿五美食,红烧黄河大鲤鱼是其招牌。一行六人进到包间,刚刚落座,服务员笑脸盈盈走到大咖身边,响亮地喊了一声哥:“哥,欢迎你来到咱们阿五。我们是甜甜,很高兴为您服务!”

别的时候,她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,微微鞠躬,说:“抱歉我不能远送各位,还要服务别的客人。再见!期待再次光临!”已经离开饭店很远,她喊“哥”的样子犹在眼前,那一声声清爽明亮的“哥”犹在耳畔。她喊的时候是怎么想的?应该没怎么想——肯定没怎么想。她喜欢喊,也知道哥喜欢听,那就喊了。她不犹豫,不纠结,在自己的权限之内,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然行进。所以,哥说她是个活得明白的人,没错。这样的人,实在应该被打赏,也一定被生活在以各种方式打赏吧。

云边路

端午记

甫跃辉

小麦收割后,土地要空荡荡好些日子。先前掩藏在麦地间的田埂,一条一条裸露出来,绿得醒目。田埂的绿意发出土地的寂寥了。直到有一天,荒废多日的土地被翻转过来,黑暗的内心散发出发酵后的浓郁气息。家门前枯索多日的水沟热闹起来,来自水库里的水,纷纷涌到各家田里去。

离家不过百米的背后山就能找到不少羊膻草。坟堆间的杂草里,那矮矮的探出小小小白花的就是。拿着小锄头,瞅准了,浅浅地挖几下,就能揪出一株来,凑近闻一闻,果然一股羊膻味。平日里,那些坟头多少让人害怕。可羊膻草偏偏喜欢长在坟堆四周。此时,一座一座坟头,倒有些让人看着欢喜了。挖回的羊膻草根洗净了,和洗净剥碎的风米花根——有时还会加上茴香根,放进鸡肉锅里一块儿煮。不消多少工夫,一股特异的药香便扑鼻而出了。

微江湖

李廷凤

柳树前面是个草坪,草坪那有一条带状水,看起来像河,窄而长,到东西两头各拐一个弯不见了。两旁垂柳依依,水边顽石累累,又杂以芳草,水中小鱼游来游去,还有一个两个小石桥。但河水不流,实际上是湖,叫微江湖。

山,微一切。微江湖有灵气,春天先是传来各种鸟声,然后一夜之间所有的青蛙都开始叫了起来。夏天知了声永远都挂在树上。秋天树上的叶子落在水上,日月也跟着落下去,在叶子间穿行。冬天常有一群麻雀挤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,然后轰的一声全部飞走。夏天的中午,坐在堂屋里,望着微江湖,这就是杜甫说过的景色: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事幽。自来自去堂上燕,相亲相近水中鸥。江在,村在,堂在,鸥不是本地鸟,不在没关系,然而燕子呢?忽然发现从未见过燕子。没有燕子,微江湖就不再完美:堂前覆水芥子浮,行尽天下归小屋。微江湖上寻旧识,邀数前鸟少燕子。



小时候,这时若到村外,远远望去,只见一头头牛在漠漠水田间慢慢地踱步,脖颈上搭了沉重的轭,慢吞吞地踱步,脖子上搭了沉重的轭,慢吞吞地踱步,嘴边磨动着,唇边挂了一堆肥白的泡沫。水牛后面,是个高高卷起裤脚,举着鞭子吆喝的中老年男人。男人瘦骨伶仃,腿肚子上翻出青筋。附近的水田有的已经绿了,走近看,是新插的一簇一簇秧苗。更多的田垄仍然空白如镜。挑着秧苗的人,往来穿梭在窄窄的田埂上。灵活的白鹳在人们周围跳跃翻飞,悠闲的白鹭离得远远的,忽地扑扇翅膀,飞到远处的一株柳树上去了。更多的鸟儿聚在不远处的村落里,村里枇杷黄熟了。此时最惹人注意的当然是布谷,一声接一声,在天地间那么清脆明亮。在这最为忙碌的时节,端午节日了。

我一直觉得奇怪,端午、中秋和除夕这三个最为重大的节日,怎么前两个都在农忙时节呢?是因为越是辛苦越要欢乐么?不管怎么辛劳繁忙,人们对节日是不会马虎的。在端午前两天,我们便忙开了。我和妈到山上的自留地去,那儿种了一大蓬粽叶;还要去找几棵棕榈,摘下叶子后一条一条撕开,用来包扎粽子;糯米是早早就准备好的,泡在水里,莹白踏实。粽子要包得好看且大小合适。看一个个绿绿的粽子从手里产出,是件愉快的事儿。粽子堆了小平铁锅,锅里还要放进鸡蛋和捆成一大串的大蒜。柴火噼噼啪啪响着,没多久,粽子没熟,鸡蛋和大蒜早熟了。因了粽叶,鸡蛋壳染成了黄绿色,攥在手里很丰实的感觉;大蒜呢,则煮得软趴趴的,塞进嘴里,舌头和上颚一扁,蒜肉便给挤出来了。除开这些,还有一样重要的食物,便是鸡肉。端午的鸡肉和平常不同,需要加入许多药材。除了自家菜园子里就有的风米花根,还要到山里去,挖回羊膻草等。如今,我知道风米花就是姜花,却仍然不知道羊膻草的大名是什么。我和奶奶扛了锄头,背了竹篓,到山里去了。

笔会

好时光 (国画) 陈慕菊

舒尔学大提琴已经三年多了。一直想写她的学琴故事,但总不知从哪里说起。今天中午,听她练琴,拉的是诺尔克的《D大调小协奏曲》,作曲家和乐曲都不是耳熟能详的。不过,浑厚深沉的琴声响起,优美的旋律飘来,仿佛琴声在呜咽,悠然而柔美……真好听!我由衷由衷赞叹道:你看,揉弦给音乐增添了色彩。

揉弦是西洋乐器演奏的一个重要技巧,小提琴也有。演奏者左手指尖在弦上颤动,发出的声音更接近于人声,因而富有感情,更为动听。舒尔拜的老师是耿文彬,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毕业生,留学德国的大提琴博士,回国后在上音任教。我曾对舒尔开玩笑说:耿老师那么优秀、勤奋,收了你这样的学生,没什么天赋也不刻苦,也是中了彩。



太阳酷烈,湿气蒸腾,我在这混杂着花香和欲望的老街上走了一趟又一趟,挥汗如雨,两手空空,说不清缘由地激动着。后来,花街没了,端午节便索然无趣了许多。渐渐的,我也就习惯了这没有花街可逛的端午节。再到几年前,花街恢复了,却不再是当初的模样。我从边上经过,看到花草仍然很多,但更多的是发财树之类的,花盆也多印着“福”字。轮盘赌不知道还有没有,大概是禁绝了吧。各种小摊自然是多得数不过来。街上的人也比记忆里的多出不知多少倍,但这一切却再也给过我那种莫名的激动。如今,端午几乎是完全没法让我激动起来了。从网上看到赛龙舟了吃粽子了,才忽然想起,哦,是端午了。端午后几天,车过青浦前云路,忽见路边有大片水田,水田里有一二十只白鹭。立马停下车路边,穿过几棵水杉,几十亩稻田完全铺展在眼前。那些白鹭,或漫步,或低飞,和记忆中的并无二致。变了,不过是时间和心境吧?

2017年6月23日

孩子学琴

邵宁

小、学琴比她晚,已经会熟练地揉弦了。不过,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,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学音乐的节奏。那次尼克,凭着舒曼的《梦幻曲》和布克尼克的《幽默曲》,舒尔获得了上海赛区少儿组二等奖。可见揉弦技巧也不是绝对的,音准、节奏,以及对乐曲的理解和表达也很重要。今年寒假,练琴的时间多了一些了,耿老师就重点教她揉弦。我在旁边观察,发现了揉弦难在何处。首先,弦乐的每个音都是左手在弦上按出来的,稍有偏差音就不准。其次,揉弦的时候,就是左手在找到音的位置的同时,再加上揉弦,而右手则持弓在弦上水平滑动。对一般人来说,左手画圈,右手直线,两只手分别做不同的事,还是蛮难的。而揉弦的动作如果不好,音就不准。音准基本功不扎实,往往会顾此失彼。所以,去年耿老师没有让她练下去,也是出于这个考虑。另外,揉弦并不是只需要四根手指的指尖动起来就可以了,为了琴声不漂

浮,拇指的姿势也很重要。此外不仅手腕用力,手臂也要揉起来,甚至肩膀也要借力,但又不能幅度太大,必须恰到好处,松弛而自然。那几次课后,耿老师都给舒尔布置了专门的揉弦练习作业,还教她姜东柔的《天鹅》,一首特别考验揉弦的乐曲。那几天,舒尔在家苦练揉弦,手指因为长时间揉弦而破了皮了,就把破的皮撕掉,咬咬牙继续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两个月后,她终于艰难地跨过了这个坎儿,揉弦比较像样了。再一次拉《梦幻曲》的时候,恰到好处地呜咽,使得琴声更为悠扬,仿佛从内心发出,也拨动了听者的心弦。我忽然想起人们常常形容弦乐的一个词:如泣如诉。这“泣”不就是琴声呜咽吗?这学期,舒尔参加了学校的小室内乐团,每周五下午活动一个半小时。学琴不再是独自闷头苦练了,和小伙伴的合作给她带来了许多快乐。社团选的曲目竟然是《青春修炼手册》,这也使她兴致盎然。耿老师也很高兴,说从来没见过她对大提琴这么有兴趣。我想,让孩子学琴的初步目的已经达到了。琴声呜咽,似也是一种象征。艺术是从痛苦和折磨之中开出的花朵。生命中也没有什么是唾手可得,学业、事业、生活、家庭,要在任何一方面获得进步、成果、成就,都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。而奋斗的过程,必定有泪水相伴。学琴如此,人生亦如此。

读到“三月桃花开”“八月麦子成熟”之类的句子,常觉得句中的月份多余。中国幅员辽阔,南北有差异,东西有差别,桃花在你家三月开,可在别的地方,可能一月开,也可能四五月才开;麦子可以八月初熟,也可以四五月熟。若使大家不多心,只要“桃花开了”“麦子成熟”就足够说明问题。不仅桃花和麦子,所有的生物可注释相应的季节,季节是长在植物身上的,也是长在动物身上的。桃花开花时,所谓的春风还锁着冬天的牙齿,水也冰冷,随时打算回过头去做冰,可青蛙和蛤蟆管不了那么多,只要洒下一阵雨水,便在窗外大声歌唱自己的爱情,它们的歌喉填满了空空的夜晚。当一群身披黑色绢子的蝌蚪在水中反射着阳光、悄无声息地时聚时散,春天才算坐稳了。与桃花相呼应的,是布满田野的蚕豆花香。中纬度地区,霜降前后种植蚕豆。在没有现代化种植机械之前,把土地平整,用一呈“V”字形的木叉拌地,一杵一个窝,一粒蚕豆一把肥田、角度倾斜的坡地上、巴掌大的荒地上、房前屋后,只要一抔土,只要能容一粒种子安身,它便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。到这时节,蚕豆茎秆长得多出不知多少倍,半棵土,全是蚕豆花。蚕豆花的香味是不可复制的,清新中有透明,纯粹中有高雅,浓淡适宜,轻重适当。长相也好看,无论是白色的花瓣或是红色的花瓣,花瓣中央都有一对黑色的眼睛一般的图案。这是一种猫过眼睛的花,不到凋谢,花瓣上的眼睛便睁着。还可以入药,主治各种内出血、白带和高血压病。蚕豆荚从谢了的豆花上长出来。如果躲过倒春寒,一朵花一个豆荚,每个豆荚结一到四粒蚕豆,不结蚕豆的豆荚有,超过四粒的蚕豆荚我至今没见过。在蚕豆花身上是可以写诗的,比如,一朵花,见证一个季节的存在 / 一朵花,见证一个季节的消失。在春天的食物里,蚕豆实在值得大书特书。它不金贵,大大小小的菜市场都有。丰产的年份,量多,但便宜;歉收时则量少,价格贵。用数量去乘价格,无论丰产还是歉收,农民都赚不上钱。将其制作成食物入口,更不难。最最原始的吃法,当数在我青少年时期的窃而食之。那时我们还归生产队管,蚕豆荚未熟时,正青黄不接,社员从大到小,都渴望得到青蚕豆来苟延残喘。可惜大人一般没有这么幸运,这种机会专属于放牧鹅群或耕牛的少年。鹅群或耕牛是偷蚕豆的道具,把鹅群或耕牛撵到蚕豆地边,作案便开始了。挑老嫩适中的豆荚从中部,从更为隐蔽的一侧小心折断,取出蚕豆,飞入口中,疯狂咀嚼的同时,把空空的豆荚复原。豆荚的壳硬好端端回到蚕豆茎秆上。等看庄稼的生产队长或者社员发现,已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。所选豆荚不能过嫩,太嫩则蚕豆粒是一包水;不能太老,老了豆皮吞不下去,留下作案痕迹。为活命,长辈不阻止,还替我们支招,比如鹅群或者耕牛在这条田埂吃草,最好匍匐前进到另一块蚕豆地作案;比如第一次吃青蚕豆最多吃十粒,“生蚕豆择人,弄不好要死人!”他们说。我亲

蚕豆

李新勇

眼见到一个伙伴吃了青蚕豆,脸色苍白,腹痛恶心,小便犹如酱油,继而腹泻呕吐,昏迷不醒。送到某陆军医院抢救两昼夜,才有过早早产一具小棺材。那时候乡下孩子第一次吃青蚕豆,充满仪式感。纵使第一次吃除了多放几个屁,没出现其他状况,也不敢多吃——吃多了撑肚子。青蚕豆的吃法跟其他食物的吃法不一样,是死撑,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,你会感到肚脐眼儿正朝肚皮外面鼓出来。多年以后,当我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安家,妻子见我吃生蚕豆,用古怪的、研究恐龙的眼睛盯着我问:“你是哪个原始部落来的?”又过了若干年,也就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剥了一颗生蚕豆的皮放到鼻子底下,幽暗的清香中夹杂浓重的生涩,竟怀疑自己有过头食青蚕豆的少年时光。最简单的吃法,是蚕豆入锅,掺水过面,加盐适中,大火煮开,中火续煮,到酥软开口时,加蒜末,用大火收汁,待凉干水汽,滴几滴香油,翻炒均匀后出锅。不油不腻,齿颊生香。豆皮的口感近似于上好的海参,有胶质,有嚼劲,不带渣滓。豆仁酥软无骨,又面又糯,入口即化。吃到舒爽处,整个一顿饭一粒米饭不吃,甩开两个膀子,专吃蚕豆。以蚕豆为主料,可做出几百道菜。就我目前吃过的,有卤汁焖蚕豆、蚕豆粉丝煲、蚕豆蛋花汤、肉末炒蚕豆、凉拌蚕豆、五香蚕豆、榨菜炒豆瓣、酸菜豆瓣汤,等等等等。蚕豆百搭,烧个酸菜鱼,丢半把蚕豆到汤里去也错了,别有风味。特别值得记述的是一道叫蒜香蚕豆的菜,做法没有什么讲究,不过是先把蒜末放油里爆出香味,倒入青蚕豆,翻炒至开口,此时蚕豆多半已焦,社员从大到小,都渴望得到青蚕豆来苟延残喘。可惜大人一般没有这么幸运,这种机会专属于放牧鹅群或耕牛的少年。鹅群或耕牛是偷蚕豆的道具,把鹅群或耕牛撵到蚕豆地边,作案便开始了。挑老嫩适中的豆荚从中部,从更为隐蔽的一侧小心折断,取出蚕豆,飞入口中,疯狂咀嚼的同时,把空空的豆荚复原。豆荚的壳硬好端端回到蚕豆茎秆上。等看庄稼的生产队长或者社员发现,已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。所选豆荚不能过嫩,太嫩则蚕豆粒是一包水;不能太老,老了豆皮吞不下去,留下作案痕迹。为活命,长辈不阻止,还替我们支招,比如鹅群或者耕牛在这条田埂吃草,最好匍匐前进到另一块蚕豆地作案;比如第一次吃青蚕豆最多吃十粒,“生蚕豆择人,弄不好要死人!”他们说。我亲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二维码